

志摩文集丁集目錄

哀思輯	一
悼沈叔微	一
我的彼得	四
我的祖母之死	一〇
傷雙枯老人	二九
弔劉叔和	三四
歐遊漫錄	四〇
一 給新月	四〇
二 開篇	四六
目錄	

三 自願的充軍	五〇
四 離京	五〇
五 旅伴	五一
六 兩個生客	五四
七 西伯利亞	五七
八 莫斯科	六五
九 托爾斯泰	八〇
十 猶太人的怖夢	八三
十一 契訶夫的墓園	九二
十二 『一宿有話』	九八
十三 血	一〇七
巴黎的鱗爪	一一三

一 九小時的萍水緣	一六
二 『先生，你見過豔麗的肉沒有？』（即『肉豔的巴黎』見小說集內）	二五
翡冷翠山居閒話	二六
吸煙與文化（牛津）	三〇
我所知道的康橋	三五
天目山中筆記	四九
山中來函	五五
日記殘集	五八
附錄 飛來峯	六三

哀思輯

悼沈叔微

（沈叔微是我的一個表兄，從小同學，高小中學（杭州一中）都是同班畢業的，他是今年九月死的。）

叔微，你竟然死了，我常常的想着你，你是我一生最密切的一個人，你的死是我的一個不可補償的損失。我每次想到生與死的究竟時，我不定覺得生是可欲，死是可悲，我自己的經驗與默察只使我相信生的底質是苦不是樂，是悲哀不是幸福，是淚不是笑，是拘束不是自由；因此從生入死，在我有時看來，只是解化了實體的存在，脫離了現象的世界，你原來能辨別苦樂，忍受磨折的性靈，在這最後的呼吸離竅的俄頃，又投入了一種異樣的冒險，我們不能輕易的斷定那一邊沒有陽光與

人情的溫慰，亦不能設想苦痛的滅絕。但生死間終究有一個不可掩諱的分別，不論你怎樣的看法。出世是一件大事，死亡亦是一件大事。一個嬰兒出母胎時他便與這生的世界開始了關係，這關係卻不能隨着他去後的軀殼埋掩，這一生與一死，不論相間的距離怎樣的短，不論他生時的世界怎樣的仄——這一生死便是一個不可銷毀的事實：比如海水每多一次潮漲海灘便多受一次泛濫，我們全體的生命的海灘裏，我想，也存記着最微小的波動與影響……

而況我們人又是有感情的動物。在你活着的時候，我可以攜着你的手，談我們的談，笑我們的笑。一同在野外仰望天上的繁星，或是共感秋風與落葉的悲涼……叔微，你這幾年雖則與我不易相見，雖則彼此處世的態度更不如童年時的一致，但我知道，我相信在你的心裏還留着一部分給我的情意，因為你也在我的胸中永佔着相當的關切。我忘不了你，你也忘不了我。每次我回家鄉時，我往往在不曾解卸行裝前已經亟亟的尋求，欣欣的重溫你的伴侶。但如今在你我間的距離，不再是可以度量的里程，卻是一切距離中最遼遠的一種距離——生與死的距離。我下次重歸鄉土，再沒有機會與你攜手談笑，再不能與你相與恣縱早年的狂態，我再到你們家去，至多只能撫摩你的

寂寞的靈幃，仰望你的慘淡的遺容，或是手拿一把鮮花到你的墳前憑弔！

叔微，我今晚在北京的寓裏，在一個冷靜的秋夜，傾聽着風催落葉的秋聲，咀嚼着爲你興起的哀思，這幾行文字，雖則是隨意寫下，不成章節，但在這舒寫自來情感的俄頃，我彷彿又一度接近了你生前溫馴的，諸趣的人格，彷彿又見着了 you 瘦臉上的枯澀的微笑——比在生前更諧合的更密切的接近。

我沒有多少的話對你說，叔微，你得寬恕我當你在世時我們亦很少相互罄吐的機會。你去世的那一天我來看你，那時你的額上，你的眉目間，已經刻畫着死的晦色，我叫了你一聲叔微，你也從枕上側面來回叫我一聲志摩，那便是我們在永別前最後的緣分，我永遠忘不了那時病榻前的情景！

我前面說生命不定是可喜，死亦不定可畏，叔微，你的一生尤其不曾嘗味過生命裏可能的樂趣，雖則你是天生的達觀，從不會慕羨虛榮的人間，你如其繼續的活着，支撐着你的多病的筋骨，委蛇你無多沾戀的家庭，我敢說這樣的生轉不如撒手去了的乾淨，況且你生前至愛的骨肉，亦久已

不在人間，你的生身的爹娘，你的過繼的爹娘（我的姑母），你的姊姊——可憐娟姊，我始終不會一度憑弔——還有你的愛妻，他們都在墳墓的那一邊滿開着他們天倫的懷抱，守候着他們最愛的「老五」，共享永久的安閒……

十一月一日早三時你的表弟志摩

我的彼得

將近有一天晚上，我住一個地方聽音樂，一個不相識的小孩約莫八九歲光景，過來坐在我的身邊，他說的話我不懂，我也不易使他懂我的話，那可並不妨事，因為在幾分鐘內我們已經是很好的朋友，他拉着我的手，我拉着他的手，一同聽臺上的音樂。他年紀雖則小，他音樂的興趣已經很深，他比着手勢告訴我他有一張提琴，他會拉，並且說那幾個是他已經學會的調子。他那資質的敏慧，性情的柔和，體態的秀美，不能使人不愛；而況我本來是歡喜小孩們的。

但那晚雖則結識了一個可愛的小友，我心裏卻並不快爽；因為不僅見着他使我想起了你，我的

小彼得，並且在他活潑的神情裏我想見了你，彼得，假如你長大的話，與他同年齡的影子。你在時，與他一樣，也是愛音樂的；雖則你回去的時候剛滿三歲，你愛好音樂的故事，從你襁褓時起，我屢次聽你媽與你的『大大』講，不但是十分的有趣可愛，竟可說是你有天賦的憑證，在你最初開口學話的日子，你媽已經寫信給我，說你聽着了音樂便異常的快活，說你在坐車裏常常伸出你的小手在車欄上跟着音樂按拍；你稍大些會得淘氣的時候，你媽說，只要把話匣開上，你便在旁邊乖乖的坐着靜聽，再也不出聲不鬧——並且你有的是可驚的口味，是貝德花芬是槐格納你就愛，要是中國的戲片，你便蓋沒了你的小耳，決意不讓無意味的鑼鼓打攪你的清聽；你的大大（她多疼你）講給我聽，你得小提琴的故事；怎樣那晚上買琴來的時候，你已經在你的小牀上睡好，怎樣她們爲怕你起來鬧趕快滅了燈亮把琴放在你的牀邊，怎樣你這小機靈早已看見，卻偏不作聲，等你媽與大大都上了牀，你纔偷偷的爬起來，摸着了你的寶貝，再也忍不住的你技癢，站在漆黑的牀邊，就開始你『截桑柴』的本領，後來怎樣她們干涉了你，你便乖乖的把琴抱進你的牀去，一起安眠。她們又講你怎樣歡喜拿着一根短棍站在桌上摹倣音樂會的導師，你那認真的神情常常叫在座人大笑。

此外還有不少趣話，大大記得最清楚，她都講給我聽過；但這幾件故事已夠見證你小小的靈性裏早長着音樂的慧根。實際我與你媽早經同意想叫你長大時留在德國學習音樂——誰知道在你的早殤裏我們不失去了一個可能的毛贊德（Mozart）：在中國音樂最饑荒的日子，難得見這一點希冀的青芽，又教運命無情的腳根踏倒，想起怎不可傷？

彼得，可愛的小彼得，我『算是』你的父親，但想起我做父親的往蹟，我心頭便湧起了不少的感想；我的話你是永遠聽不着了，但我想借這悼念你的機會，稍稍疏洩我的積愆，在這不自然的世界上，與我境遇相似或更不如的當不在少數，因此我想說的話或許還有人聽，竟許有人同情。就是你媽，彼得，她也何嘗有一天接近過快樂與幸福，但她在她同樣不幸的境遇中證明她的智斷，她的忍耐，尤其是她的勇敢與膽量；所以至少她，我敢相信，可以懂得我話裏意味的深淺，也只有她，我敢說，最有資格指證或相詮釋，在她有機會時，我的情感的眞際。

但我的情愫是怨，是恨，是懺悔，是悵惘？對着這不完全，不如意的人生，誰沒有怨，誰沒有恨，誰沒有悵惘？除了天生顛頂的，誰不會在他生命的經途中——葛德說的——和着悲哀吞他的飯，誰不

曾擁着半夜的孤衾飲泣？我們應得感謝上蒼的是他不可度量的心裁，不但在生物的境界中他創造了不可計數的種類，就這悲哀的人生也是因人差異，各各不同，——同是一個碎心，卻沒有同樣的碎痕，同是一滴眼淚，卻難尋同樣的淚晶。

彼得我愛，我說過我是你的父親。但我最後見你的時候你才不滿四月，這次我再來歐洲你已經早一個星期回去，我見着的只你的遺像，那太可愛，與你一撮的遺灰，那太可慘。你生前日常把弄的玩具——小車、小馬、小鵝、小琴、小書——你媽曾經件件的指給我看，你在時穿着的衣、褂、鞋、帽，你媽與你大大也曾含着眼淚從箱裏理出來給我撫摩，同時她們講你生前的故事，直到你的影像活在現在我的眼前，你的腳蹤彷彿在樓板上踮響。你是不認識你父親的，彼得，雖則我聽說他的名字常在你的口邊，他的肖像也常受你小口的親吻，多謝你媽與你大大的慈愛與真摯，她們不僅永遠把你放在她們心坎的底裏，她們也使我，沒福見着你的父親，知道你，認識你，愛你，也把你的影像、活潑、美慧、可愛，永遠鏤上了我的心版。那天在柏林的會館裏，我手捧着那收存你遺灰的錫瓶，你媽與你七舅站在旁邊止不住滴淚，你的大大哽咽着，把一個小花圈掛上你的門前——那時間我，你的父

親，覺着心裏有一個尖銳的刺痛，這才初次明白曾經有一點血肉從我自己的生命裏分出，這才覺着父性的愛像泉眼似的在性靈裏汨汨的流出；只可惜是遲了，這慈愛的甘液不能救活已經萎折了的鮮花，只能在他紀念日的周遭永遠無聲的流轉。

彼得，我說我要借這機會稍稍爬梳我年來的鬱積；但那也不見得容易；要說的話彷彿就在口邊，但你要它們的時候，它們又不在口邊：像是長在大塊巖石底下的嫩草，你得有力量翻起那巖石纔能把它不傷損的連根起出——誰知道那根長的多深！是恨，是怨，是懺悔，是悵惘？許是懺悔，許是悵惘。荆棘刺入了行路人的脛踝，他纔知道這路的難走，但爲什麼有荆棘？是它們自己？還是有人存心種着的？也許是你自己種下的？至少你不能完全抱怨荆棘：一則因爲這道是你自願纔來走的；再則因爲那刺傷是你自己的腳踏上了荆棘的結果，不是荆棘自動來刺你。——但又誰知道？因此我有時想，彼得像你倒真是聰明：你來時是一團活潑，光亮的天真，你去時也還是一個光亮，活潑的靈魂；你來人間真像是短期的作客，你知道的是慈母的愛，陽光的和暖與花草的美麗，你離開了媽的懷抱，你回到了天父的懷抱，我想他聽你欣欣的回報這番作客——只嘗甜漿，

不吞苦水——的經驗，他上年紀的臉上一定滿布着笑容——你的小腳踝上不會碰着過無情的荊棘，你穿來的白衣不會沾着一斑的泥污。

但我們，比你住久的，彼得，卻不是來作客；我們是遭放逐，無形的解差永遠在後背催逼着我們趕道：爲什麼受罪，前途是那裏，我們始終不會明白，我們明白的只是底下流血的脛踝，只是這無恩的長路，這時候想回頭已經太遲，想中止也不可能，我們真的羨慕彼得，像你那調期的筋淨。

在這道上遭受的，彼得，還不止是難，不止是苦，最難堪的是逐步相追的嘲諷，身影似的不可解脫。我既是你的父親，彼得，比方說，爲什麼我不能在你的生前，日子雖短，給你應得的慈愛，爲什麼要到這時候，你已經去了不再回來，我纔覺着骨肉的關連？並且假如我這番不到歐洲，假如我在萬里外接到你的死耗，我怕我只能看作水面上的雲影，來時自來，去時自去：正如你生前我不知欣喜，你在時我不知愛惜，你去時也不能過分動我的情感。我自分不是無情，不是寡恩，爲什麼我對自身的血肉，反是這般不近情的冷漠？彼得，我問爲什麼，這問的後身便是無限的隱痛；我不能怨，我不能恨，更無從悔，我只是悵惘，我只能問！明知是自苦的擲揄，但我只能忍受。而況擲揄還不止此，我自身的

父母，何嘗不赤心的愛我；但他們的愛卻正是造成我痛苦的原因；我自己也何嘗不篤愛我的親親，但我不僅不能盡我的責任，不僅不會給他們想要的快樂，我，他們的獨子，也不免加添他們的煩愁，造作他們的痛苦，這又是爲什麼？在這裏，我也是一般的不能恨，不能怨，更無從悔，我只是悵惘——我只能問。昨天我是個孩子，今天已是壯年；昨天腮邊還帶着圓潤的笑渦，今天頭上已見星星的白髮；光陰帶走的往蹟，再也不容追贖，留下在我們心頭的只是些揶揄的鬼影；我們在這道上偶爾停步迴想的時候，只能投一個虛圈的『假使當初』，解嘲已往的一切。但已往的教訓，即使有，也不能給我們利益，因爲前途還是不減啓程時的渺茫，我們還是不能選擇自由的途徑——到那天我們無形的解差喝住的時候，我們唯一的權利，我猜想也只是再丟一個虛圈更大的『假使』，圓滿這全程的寂寞，那就是止境了。

我的祖母之死

(一)

『一個單純的孩子，

過他快活的時光，

與忽忽的，活潑潑的，

何嘗識別生存與死亡？』

這四行詩是英國詩人華茨華斯（William Wordsworth）一首有名的小詩叫做『我們是七人』（We are Seven）的開端，也就是他的全詩的主意。這位愛自然，愛兒童的詩人，有一次碰着一個八歲的小女孩，髮髻蓬鬆的可愛，他問她兄弟姊妹共有幾人，她說我們是七個，兩個在城裏，兩個在外國，還有一個姊妹一個哥哥，在她家裏附近教堂的墓園裏埋着。但她小孩的心理，卻不分清生與死的界限，她每晚攜着她的乾點心與小盤皿，到那墓園的草地裏，獨自的吃，獨自的唱，唱給她的在土堆裏眠着的兄姊聽，雖則他們靜悄悄的莫有回響，她爛漫的童心卻不會感到生死間有不可思議的阻隔；所以任憑華翁多方的譬解，她只是睜着一雙靈動的小眼，回答說：

『可是，先生，我們還是七人。』

(二)

其實華翁自己的童真，也不讓那小女孩的完全；他曾經說『在孩童時期，我不能相信我自己有一天也會得悄悄的躺在墳裏，我的骸骨會得變成塵土』。又一次他對人說『我做孩子時最想不通的，是死的這回事將來也會得輪到我自己身上』。

孩子們天生是好奇的，他們要知道貓兒爲什麼要吃耗子，小弟從那裏變出來的，或是究竟先有雞還是先有雞蛋；但人生最重大的變端——死的現象與實在，他們也只能含糊的看過，我們不能期望一個個小孩子們都是搔頭窮思的丹麥王子。他們臨到喪故，往往跟着大人啼哭，但他只要眼淚一乾，就會到院子裏踢毽子，趕蝴蝶，就使在屋子裏長眠不醒的是他們的親爹或親娘，大哥或小妹，我們也不能盼望悼死的悲哀可以完全翳蝕了他們稚羊、小狗似的歡欣。你如其對孩子說，你媽死了，你知道不知道——他十次裏有九次只是對着你發呆；但他等到要媽叫媽，媽偏不應的時候，他的嫩頰上就會有熱淚流下。但小孩天然的一種表情，往往可以給人們最深的感動。我生平最忘不了的一次電影，就是描寫一個小孩愛戀已死母親的種種天真的情景。她在園裏看種花，

園丁告訴她這花在泥裏澆下水去，就會長大起來。那天晚上天下大雨，她睡在牀上，被雨聲驚醒了，忽然想起園丁的話，她的小腦筋裏就發生了絕妙的主意。她偷偷的爬出了牀，走下樓梯，到書房裏去拿下桌上供着的她死母的照片，一把揣在懷裏，也不顧傾倒着的大雨，一直走到園裏，在地上用園丁的小鋤掘鬆了泥土，把她懷裏的親媽，謹慎的取了出來，栽在泥裏，把鬆泥掩護着；她做完了工就蹲在那裏守候——一個三四歲的女孩，穿着白色的睡衣，在深夜的暴雨裏，蹲在露天的地上，專心篤意的盼望已經死去的親娘，像花草一般，從泥土裏發長出來！

(三)

我初次遭逢親屬的大故，是二十年前我祖父的死，那時我還不滿六歲。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可怕的經驗，但我追想當時的心理，我對於死的見解也不見得比華翁的那位小姑娘高明。我記得那天夜裏，家裏人吩咐祖父病重，他們今夜不睡了，但叫我和我的姊妹先上樓睡去，回頭要我們時他們會來叫的。我們就上樓去睡了，底下就是祖父的臥房，我那時也不十分明白，只知道今夜一定有很怕的事，有火燒、強盜搶、做怕夢，一樣的可怕。我也不十分睡着，只聽得樓下的急步聲、碗碟聲、喚婢

僕聲、隱隱的哭泣聲，不息的響音。過了半夜，他們上來把我從睡夢裏抱了下去，我醒過來只聽得一片的哭聲，他們已經把長條香點起來，一屋子的煙，一屋子的人，圍攏在牀前，哭的哭，喊的喊，我也捱了過去，在人叢裏偷看大牀裏的好祖父。忽然聽說醒了醒了，哭喊聲也歇了，我看見父親爬在牀裏，把病父抱持在懷裏，祖父倚在他的身上，雙眼緊閉着，口裏銜着一塊黑色的藥物他說話了，很清的聲音，雖則我不會聽明他說的什麼話，後來知道他經過了一陣昏暈，他又醒了過來對家人說：『你們吃嚇了，這算是小死。』他接着又說了好幾句話，隨講音隨低，呼氣隨微，去了，再不醒了，但我卻不曾親見最後的彌留，也許是我記不起，總之我那時早已跪在地板上，手裏擎着香，跟着大衆高聲的哭喊了。

(四)

此後我在親戚家收殮雖則看得不少，但死的實在的狀況卻不曾見過。我們念書人的幻想力是比較的豐富，但往往因為有了幻想力，就不管生命現象的實在，結果是書獃子。陸放翁說的『百無一用是書生』。人生的範圍是無窮的：我們少年時精力充足什麼都不怕嘗試，只愁沒有出奇的